

屈原与楚辞研究

潘啸龙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卷上

屈原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離騷經一首

屈原

王逸注

澤州逢封汨淵

帝高陽之苗裔兮

苗裔也裔本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黎曰顓頊娶于滕隍

貞于孟陬兮

孟陬也孟春也

余于初度兮

則法也字余曰靈均靈神

紛吾既

以表其志也

余若將不及兮

若水波也恐

夕攬洲之宿莽兮

攬采也水

日月忽其不淹兮

淹久也

恐美人之遲暮

遲暮也美人謂懷王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

零落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

穢也

乘騏驎以馳騁兮

騏驎駿馬也

馳騏驎以馳騁兮

馳騏驎駿馬也

馳騏驎以馳騁兮

馳騏驎駿馬也



王老便是楚北其
潘然稱王而新於
九及於己攝提
及於己攝提
及於己攝提

名余曰正則兮
名余曰正則兮
名余曰正則兮

離與辟芷兮
離與辟芷兮
離與辟芷兮

攀此香之木蘭兮
攀此香之木蘭兮
攀此香之木蘭兮

日晝夜常行忽
日晝夜常行忽
日晝夜常行忽

時馳騏驎以馳騁兮
時馳騏驎以馳騁兮
時馳騏驎以馳騁兮

馳騏驎以馳騁兮
馳騏驎以馳騁兮
馳騏驎以馳騁兮

馳騏驎以馳騁兮
馳騏驎以馳騁兮
馳騏驎以馳騁兮

中国文学多维研究丛书

屈原与楚辞研究

潘啸龙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原与楚辞研究/潘啸龙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9. 12

ISBN 7-81052-300-7

I. 屈… II. 潘… III. ①楚辞-文学研究②屈原
(约前 341~约前 282-人物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4632 号

屈原与楚辞研究

潘啸龙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印刷	安徽师范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发行部 0551-5107784	开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高兴	印张	11
封面设计	张 鑫	字数	280 千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300-7/I·27

定价 20.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屈原像

屈原像

元·张渥绘



朝玉虬以乘鸾兮，造埃风余上征

《离骚》诗意图

清·门应兆绘



《九歌》 东皇太一 元·张渥 绘



云中君

元·赵孟頫 绘



山鬼 明·萧云从 绘



《天问》羿射河伯，妻彼洛嫫

明·萧云从绘

目 次

第一编 屈原生平研究

- 古代岁星纪年和屈原之生年推算…………… (2)
- 战国有无岁星纪年十二岁名——郭沫若的“太岁超辰”说对吗——浦江清的大胆推测及其失误——评陈久金的“楚用周正”说之得失——从战国岁星纪年再考屈原之生辰
- 屈原在怀王之世的“放流”…………… (23)
- 屈原所谏非“武关之会”吗——屈原的“放流”是由于强谏“黄棘之会”吗——屈原的“放流”当与“武关之会”有关
- 顷襄王之世放逐屈原的地域…………… (33)
- 汉人记述的屈原放逐地域是在“沅湘之间”——再论蒋骥所说“陵阳”不属“南楚”范围——屈辞中的“夏浦”、“鄂渚”究竟应在哪里
- 论《哀郢》所述“夏首”非后世之“汉口”…………… (45)
- 王逸对“夏首”的注释及后人的误解——确定“夏首”所在,先须了解夏水之流向——“夏首”乃在江陵东南“夏水首受江”处——如何理解“过夏首而西浮”之意
- 关于《哀郢》的历史地理问题…………… (53)
- 从汉人的记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 (58)

为什么要考察这个问题——汉人怎样记载屈原的沉江原因——汉人怎样评价屈原的沉江举动——澄清真相无损于屈原爱国思想的光辉

楚郢未陷，何论“殉国”

——答廖化津先生的屈原“殉国”补证 …………… (71)

“屈原殉国难，与屈赋自白正相符合”吗——“屈原殉国难，与历史记载也正相符合”吗——“屈原殉国难，与当时形势也正相符合”吗

第二编 楚辞作品研究

《离骚》疑义略说 …………… (85)

诗人的诞生可否称“降”——“朝谇夕替”说的是什么——“悔相道之不察”究为何义——“闺中”、“哲王”如何理解——“蜷局顾不行”与“何怀乎故都”矛盾吗——“从彭咸之所居”非为誓死之语吗

《离骚》“彭咸”辨 …………… (99)

《离骚》的抒情结构及意象表现 …………… (104)

怨愤、绝望和自信的交织——“自我”的幻化与回返——“寓情草木”和“托意男女”

《离骚》“求女”喻意再辨 …………… (126)

《九歌》二《湘》“恋爱”说评议 …………… (132)

二《湘》“恋爱”说之由来——二《湘》“恋爱”说能否成立——二《湘》祭祀内容新解

《九歌·山鬼》研究辨疑 …………… (148)

“山鬼”就是“巫山神女”吗——人鬼“恋情”说可靠吗——“山鬼”在祭祀中现身了没有——《九歌·山鬼》通解

《招魂》的作者、主旨及民俗研究 (163)

一桩似成定论的悬案:评“屈原作《招魂》”说的
 失误——从《招魂》内容看它的创作背景和词旨:兼
 谈《招魂》所招乃楚襄王生魂——《招魂》的民俗学依
 据及思想价值:兼论先秦招魂之俗非招“亡魂”

《招魂》艺术简析..... (181)**第三编 屈原、楚辞的综合研究****楚辞的特征和屈原精神**..... (188)**狂放和奇艳**

——屈辞审美特色研究..... (196)

从楚俗“剽轻”说到楚多“狂人”——论屈辞狂放
 之三境界:孤傲、愤激和迷幻——奇艳:濡染着南国
 山泽和巫风色彩的屈辞——如何评价屈辞的狂放和
 奇艳

改塑与发现

——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 (220)

屈原:投影于历史的双重精神——从“怨怼”、
 “狂狷”到“忠君爱国”:论封建时代对屈原精神的单
 向改塑——从“帮忙”、“反抗”到伟大的“殉国”者:论
 近代以来对屈原精神的重新发现——屈原评价历史
 审视之余论

从“楚文化”的性质看屈原的思想倾向..... (238)**第四编 屈原与楚辞研究评述****独创不离典据,求新更在求真**

——汤炳正《屈赋新探》述评..... (246)

富于开拓气象的探索

——评周建忠的两本楚辞研究专著…………… (256)

训释精当,新见迭出

——评黄灵庚的《离骚校诂》…………… (271)

敢破敢立,言奇常论

——评曹大中的《屈原的思想和文学艺术》…………… (281)

承继中自有独到的阐发

——评雷庆翼的《楚辞正解》…………… (288)

继承与创新浑然一体

——评李诚的《楚辞文心管窥》…………… (295)

评屈原研究中的几种“新”说…………… (304)

屈原是楚国之“大巫”或“巫官”吗——屈原是一位“性变态”者吗——屈原的死是“巫的升华”或“出生焦虑”吗

[附 录]**徙倚汨罗的千古忠魂**

——屈原传略…………… (319)

绿桔辉映的壮志少年——崛起于振兴楚国的大潮中——上官大夫的背后一箭——谏会武关,“放流”汉北——《天问》:传自汉北的悲恸问难——再迁江南途,高义折渔父——夜诵《离骚》,感泣鬼神——汨罗:有一位忠魂向万世倾诉

后 记…………… (346)

第一编

屈原生平研究

古代岁星纪年和屈原之生年推算

在人文科学的某些领域，由于史籍记载的语焉不详和课题的相对复杂，其研究的进展往往须经历长久的争论，并呈现出假说林立、歧义纷纭的奇观。因此，在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对争议的历史和现状认真作些清理，总结其中取得的实际进展，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对于调整研探的重心，推动课题难点的突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篇试图回顾和清理的，是屈原《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所引发的有关“岁星纪年”和屈原生年推算之争论。为了简明起见，下面试就争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分别作些探讨和评说。

一、战国有无岁星纪年十二岁名

这场争论的序幕，是由 700 多年前朱熹对汉人王逸的驳难拉开的。王逸《楚辞章句》以为，《离骚》自述生辰的“摄提”，乃指岁星纪年中“太岁在寅”的“摄提格”之岁，故屈原当生于占星家们以为“皆合天地之正中”的寅年、寅月和寅日。朱熹《楚辞集注》则辩驳说：“盖摄提自是星名，即刘向所言‘摄提失方，孟陬无纪’，而注谓‘摄提之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摄提贞于孟陬’，乃谓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岁在寅之名也。必为岁名，则其下少一‘格’字，而‘贞于’二字亦为衍文矣。”朱熹据此推断：屈原之降生，“日月虽寅，而岁则未必寅也”。这实际上意味着屈原自述生辰，竟

然只及月、日而未及年份。

朱熹的辩驳并非无据。“摄提”之名在秦汉之际本有多义：既可指称岁星（见《史记·天官书》），亦可作“摄提格”之省称（见《后汉书·张纯传》），又可指称“随斗柄以指十二辰”之摄提六星。则断言《离骚》所述“摄提”必指岁名，确也难以令人信服。不过从先秦记事之例和礼俗看，说屈原自述生辰而不及其年，就又难以圆通了。清初顾炎武对此即提出了有力的反驳：“自《春秋》以下记载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史家之常法也。”“或谓摄提，星名，《天官书》所谓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者。非也！岂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只言日月者哉！”（《日知录》）今人汤炳正亦引《周礼》“凡男女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以证“古代礼俗很重视命名之礼”，“而在命名的同时，必记录诞生的时日，这时日必须是年、月、日三者齐全”。故朱熹以为《离骚》之“摄提”只纪月而不纪年，“不仅跟古代礼俗不合，也跟《离骚》首段上下文义相乖离”（《屈赋新探》）。

顾炎武对朱熹的反驳，得到了近代以来大多数楚辞学者的支持，问题看来似乎得到了解决，现在只要能确定符合屈原生活时代的“摄提格岁”，其生年便可考定。但是今人林庚先生却又从另一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又按《春秋左氏传》中纪年之处比比皆是，如曰‘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却从未见这所谓‘摄提格’等十二岁名。而《春秋左氏传》近人多信其乃著于战国中期。若此，则屈原生时是否便已有此后起的十二岁名，本身就是个大问号。再证之秦汉之际这些所谓十二岁名者，事实上还处于草创未定、莫衷一是的阶段。王逸乃无中生有，斤斤以之解释《离骚》，岂非更近于捕风捉影吗？”（《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林庚先生的这一怀疑非常重要，因为将《离骚》所称“摄提”，解说为岁星纪年中的“摄提格”之岁，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前提，即屈原时代已经流行岁星纪年的“十

二岁名”。倘若还没有，则王逸以来大多学者对《离骚》自述生年的解说，就须根本推翻。而据笔者仔细研究和推算，不要说《国语》、《春秋左氏传》并无十二岁名的记载，就是其中有关岁星位置的记述，也并非出于当年的实际观察。如《国语》僖公五年称“岁在大火”，实际岁星位置当在“鹑首”；僖公二十四年称“岁在实沈”，实际岁星还在“玄枵”；那被后人引为“超辰”的实例，即《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的“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岁星的真正位置其实是在“大火”；昭公三十二年“越得岁”，较之于昭公八年所记“岁在析木”、十三年“岁在大梁”，似乎又有一次超辰，其实岁星却在“寿星”。可以说全都错了！但若按战国占星家将元前 366 年夏历 11 月（即前 365 年周历正月）定为“岁在星纪”的标准点（那年岁星确在星纪）上推，则《国语》、《左传》所记又几乎全都相合。这一奇特现象至少证明：二书所记春秋时期的岁星位置，决非实际天象观察的记录。它们大抵乃元前 366 年后二书的编写者，按当时天文星占的推算补充进去的（陈久金先生以为是以“唯秦八年，岁在涿滩”逆推所致，恐怕不确，因为《左传》所记“岁”乃岁星，非指“太岁”）。因此“十二岁名”之起，当还在此后。

不过，林庚断言“十二岁名”的规定，在“秦汉之际”还处在“草创未定、莫衷一是”阶段，似又失之过晚。本来，《吕氏春秋》已有“唯秦八年，岁在涿滩”的记载；《大唐开元占经》所引战国《甘氏星经》，更有“摄提格之岁”至“赤奋若之岁”的“十二岁名”之规定。但由于没有其他更直接的资料证明，人们往往认为其记载并不可靠。直到 1973 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终于提供了战国时代已有岁星纪年“十二岁名”的证据。《五星占》记有秦始皇元年（前 246 年）至汉文帝三年的岁星实测位置，并对岁星在某、岁名称什么的十二岁之名作了系统的说明。秦始皇元年处战国晚期，既已有此对岁星位置的观察和岁星纪年的系统规定，则